

文景

Literary Landscape

第4辑

上 海 城 市 意 象

李翔宁

“生产的”效用和“不生产的”幸福

陈彩虹

没 有 一 句 正 经 话 的 小 说

弗朗索瓦·里加尔

“新茶道”展与谷文达的“炼茶术”

周 彦

殖 民 历 史 与 集 体 记 忆

陈 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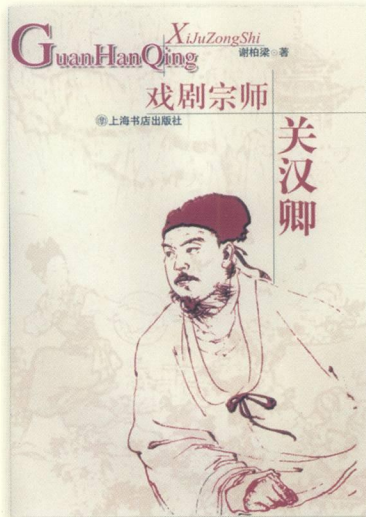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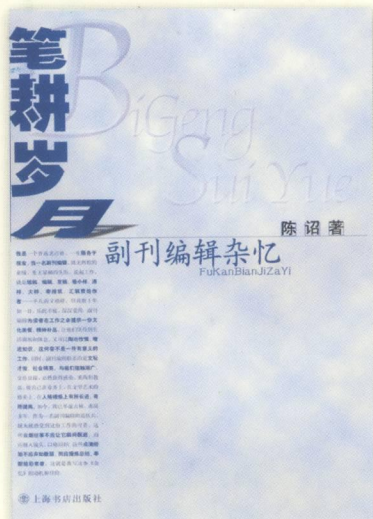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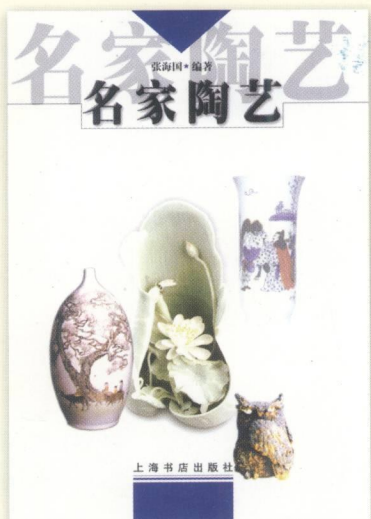


上 海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6
0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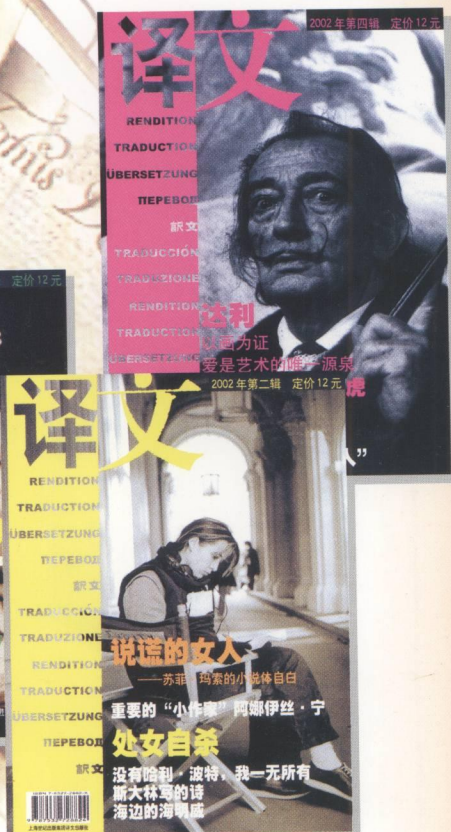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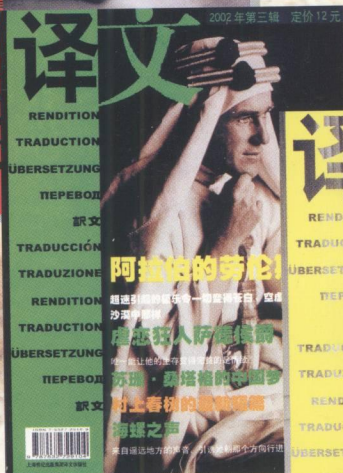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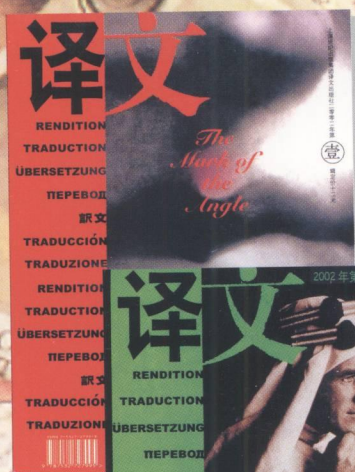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品位、雅致、多样

——《译文》的追求



目录

专题 上海

- | | | |
|----|--------------|-----|
| 3 | 上海城市意象 | 李翔宁 |
| 10 | 狐狸，或者刺猬的上海呓语 | 晓冬 |
| 14 | 萨金特笔下的老上海故事 | 谈瀛洲 |
-

话语

- | | | |
|----|----------------------------------|--|
| 18 | 葆真 守诚 唯美
——“钱谷融与他的《散淡人生》”座谈纪要 | |
|----|----------------------------------|--|
-

思考

- | | | |
|----|------------------|-----|
| 26 | “生产的”效用与“不生产的”幸福 | 陈彩虹 |
| 31 | 数字时代的阅读和学习 | 金良年 |
| 35 | 这一代经济学人的历史责任 | 王跃生 |
-

阅读

- | | | |
|----|-------------------------------|------------------|
| 39 | 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 | 弗朗索瓦·里加尔
马振骋译 |
| 44 | 《阿难》和虹影的“杀手”本色 | 周江林 |
| 48 | 成长的烦恼与成名的焦虑
——三个关于《诗江湖》的童话 | 王晓渔 |
| 52 | 顶尖经济学家们的心路历程 | 张宇燕 |
| 59 | 才华、爱情与死亡 | 陈虹嫣 |
| 65 | 本雅明：在不确定中游走 | 卢德坤 |
| 68 | 非此即彼：区分科学与谬误 | 江晓原 |
| 74 | 一种新的善恶说 | 钱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景.第4辑/金良年主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2.8
ISBN 7-80622-992-2
I.文... II.金... III.书评—
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核字(2002)第061462号

文景 第4辑

主 编 金良年
副 主 编 杨丽华
编 辑 刘广汉
王 琳
俞子林
美术编辑 程 钢
技术编辑 赵晓韵
印 制 张伟群

主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世纪出版集团22楼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594508-2228
E-mail: wenjing@ewen.cc
印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8
字数:125千字
版次: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22-992-2/Z·22
定价:10.00元

剪影

- | | | |
|----|-----------------|-----|
| 78 | 最后的乡愁 | 董豫赣 |
| | “国际高迪年”谈为什么纪念高迪 | |
| 84 | 发明家凯特林 | 资中筠 |
| 90 | 拉封丹:大自然的诗人 | 徐 鲁 |

札记

- | | | |
|-----|-----------|-----|
| 95 | 史料的形式 | 顾 静 |
| | ——史料学漫谈之三 | |
| 99 | 开卷有益 | 止 庵 |
| | ——谈必读书词典 | |
| 104 | 中文系与写作 | 孙惠柱 |

声像

- | | | |
|-----|--------------------|-----|
| 107 | 从王小慧的摄影看中西文化的交融与会合 | 赵昌平 |
| 111 | 一艘搁浅的船 | 赵 练 |
| 114 | 苦艾蒿、白钢琴 | 郑亚洪 |
| 116 | “新茶道”展与谷文达的“炼茶术” | 周 彦 |

远行

- | | | |
|-----|-----------|-----|
| 123 | 殖民历史与集体记忆 | 陈 彦 |
|-----|-----------|-----|

新书

30 38 83 110 113 122

上海城市意象

■ 李翔宁

“上海”近年来正成为西方建筑和城市研究领域最热的关键词之一。欧洲著名的建筑杂志 Domus, Lotus, 2G 等纷纷出版了以上海为主题的专辑, 西方主要的建筑院校如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等都组织过关于上海城市与建筑的国际研讨会。英国 John Wiley & Sons 出版集团继《纽约》、《柏林》、《洛杉矶》之后, 也推出其城市系列的《上海》专辑。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一个电影《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中那样的超级都市, 震撼了整个世界。

我一直担心, 像我这样一个仅有十年上海生活经验, 且大多数时间均将自己禁锢在象牙塔中的人, 是否能够真正读懂上海。因为本雅明曾经断言, 浮光掠影的诱惑、光怪陆离或如画美景只对一个异乡人有影响。要描述一座城市, 一个本地人会有另一种更深刻的动机, 他不穿梭于空间但却进入城市的过去之旅。他描写的城市总是和城市的记忆有关, 因为他的童年时光绝非虚掷。然而当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普通上海市民面对上海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倍感欢欣鼓舞时, 我开始意识到相对二十世纪末的十年间上海城市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言, 上海二十世纪的整段历史被轻易地重新书写, 这或许可以从“新上海人”对上海城市新貌所拥有的其他城市居民所无法比拟的城市自豪感中得到佐证。

Christine Boyer 在其名著《集体记忆的城市》中, 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表现的文本, 在这个文本中, 人们依靠建筑、城市景观所构成的视觉信息来解读城市及其历史, 建筑、街道、广场就如同一个剧场中的舞台布景, 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来转换, 而剧场座椅、视线的安排都体现出一种社会关系, 好似城市的一个社会模型。从这一意义上说, 近年来构筑了上海城市意象的诸多所谓“标



上海城市的意象, 正是由这样的建筑形象拼缀而成。 王方戟作。

志性”建筑，许多都是由西方建筑师主持完成，这或许可以看作上海成为国际都市所作努力的一个注脚。一个上海城市的意象，正是由这样的建筑形象拼缀而成。上海，或上海建筑应以怎样的文化形态出现，这是中西方建筑师都无法回避的诘问。或许西方人对于东方的神秘情调更加敏感：他们痴迷于东方的丝绸、茶叶，痴迷于东方的书法、绘画，痴迷于东方的独特文化。西方建筑史中两位文化素养极高的大师——Frank Lloyd Wright 和 Carlo Scarpa 都钟情于东方的文化。然而上海历史身份的模糊和在中西文化体系中的边缘位置使“海派”建筑风格的探索常常面对微妙的格局：在上海大剧院的国际设计竞赛中，评委们认为美国建筑师 Charles Moore 事务所的方案中粉墙黛瓦的格调更适合苏州而非上海，因此选中了法国建筑师 Charpentier 更广泛适用的“天圆地方”构思方案。或许在这些国际设计的建筑项目背后反映出的文化姿态，以及中外建筑师对上海文化身份的不同认识会是十分有趣的。无论是最早的外资与设计项目上海商城，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还是文化消费的时尚场所“新天地”，都被套进了一个“非场所空间（No-place space）”，模仿、复制、翻新和重塑着著名的“上海风格”。

上海商城的落成，在1992年的上海，引起了众多媒体与建筑设计界的广泛关注。它是当时上海最高、最大的外资项目。如果说媒体的兴趣多少源于上海商城项目本身的规模及其在上海引入外资进行城市开发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建筑设计界的关注则集中于上海商城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它颇具传奇色彩的设计者——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建筑师 John Portman。Portman 或许是建筑界的特例，因为他的许多设计是由自己投资建造的。

上海商城的设计方案完成于八十年代末。当时的中国设计界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后刚开始接触国外设计师和他们的设计。在设计界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被中国同行称为“狼来了”的外国设计师们，在当时接触到的是中国人好奇的注视。或许上海商城让那些原以为会见到纽约玻璃幕墙高层建筑那样的光彩夺目、新鲜刺激的人们多少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上海商城除了体量巨大，在城市景观中成为控制性要素之外，既没有新颖奇特的体型，又没有闪亮鲜艳的色彩，建筑造型平稳、舒缓，淡淡的灰白色墙面显得“平平无奇”，三座塔楼几何体的组合在中国也已“司空见惯”。然而，在项目建成十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商城身边又耸立起 KPF 设计的浦西最高楼——恒隆广场，以及夜间晶莹闪烁的玻璃体嘉里中心之后，上海商城的从容镇定益显难能。上海商城对今天过度求新求变、崇尚新奇的中国设计界而言，的确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事实上，值得中国建筑师思索的不仅是设计中如何组织旅馆建筑复杂的流线和如何创造壮观而又舒适的大空间，更重要的是对上海、

乃至中国地域性文化特质的关注与再现。设计者仔细地研究了北京故宫的平面特征,并将这种轴线贯穿的空间序列及建筑体量沿轴线两侧对称布置的特点运用在上海商城的设计中。建筑三幢塔楼所形成的中轴线对正南京路对面的上海展览中心,并将商城剧场的鼓形体量置于轴线上,两侧入口通过深朱红色的对称拱门,界定了内部与外部的区隔,并以此形成一种进入中国传统宫城的气势。出于建筑造价的限制及经济性的考虑,整幢建筑较少使用豪华的面材与繁琐的装饰细部。三座塔楼的顶部使用了类似中国传统建筑中马头墙的语汇,层层收进,形成一种类似扇面展开的效果。裙房部分反复使用的混凝土栏杆模拟中国传统做法,配合假山、竹林、水幕和青石板铺砌,一切都使人感到进入了一座中国园林。但传统建筑的感量与语汇,又是经过抽象和提炼,并赋予了新的功能。如交通广场中贯穿整个裙房部分的硕大立柱,在底部和端部采用了类似传统柱础和雀替的构件,只是这里的“雀替”被抽象成四个简单的方形体现,并成为室内采光的灯槽,顶棚的光槽映衬出一个经过简化处理的藻井。

美国著名建筑评论家 Paul Goldburger 这样评价 Portman 的设计风格:“我们尽可说他的作品很具戏剧性,但却与一般标榜所谓‘大众化’的建筑师们的作品不同……,除了能使人大声赞叹它的美之外,还会令人开始仔细思量其关乎造型与空间等建筑构思的更严肃的一面,他的作法并非装饰性,而是以种种设计,诸如直截了当的大空间、干净利落的几何造型以及活动的感觉来处理,是以创造一种趣味性及兴奋的感觉。”的确,在上海商城中我们所见到的不是夏威夷海滩与拉斯维加斯那样饰面豪华光怪陆离的形象化的“大众建筑”,相反,严谨抽象的建筑语言创造了符合需要、给人以亲切和舒适感的建筑。

看过法国导演 Tati 执导影片《Playtime》的人,一定对主人公在一座四处是镜面反射玻璃的巨大建筑物中与人相互找寻的迷乱场景印象深刻。上海商城的内部同样具有这种与城市同样复杂和使人迷惘的空间:围绕中庭空间设置的商店餐厅、酒吧、咖啡店、喷泉,假山及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构件如铺地、座椅、灯具等,构成了一种类似容纳丰富城市生活街道和广场的空间体验。这种同时包含了公共性与室内感的空间感觉,正使建筑脱离了常规模式而具有了模拟都市的勃勃生机。这里有许多附属场所供人购物、散步、交谈、饮食、观赏场所以及场所中运动着的人。美国后现代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 Robert Stern 曾拍摄了一部短片,扮演一个商人在 Portman 设计的洛杉矶 Bonaventure 饭店复杂多变的楼层之间精疲力竭地上下穿梭,却找不到饭店总台。而詹明信却在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将这种“想象的都市”看作后现代建筑与城市体验的重要象征之一。建筑在不同的层面有多个入口,很难明确划分建筑室内与城市室外空间的界限,建筑不只是城市的一部分而是城市的同体甚至替身。在上海商城的观光电梯、自动扶梯上,

人的运动不止是“搬运机器”的机械运动，而呈现为一定时间结构中的叙事程序。

上海商城这座充满了各种生活事件的“城中之城”，将来自现代西方的高层旅馆的空间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建筑语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予人们一种独特的城市体验。

二

1925年，著名建筑大师Le Corbusier向世人展示了他为巴黎中心区所作的改建规划，他对巴黎城岛对面的右岸地区进行彻底的改造，设计了16幢60层供国际公司总部等使用的高塔。地面完全开敞了，可自由地布置高架道路和公园、咖啡馆、商店等设施。假如Corbusier看到自己当年的这一规划在七十多年后的“东方巴黎”上海成为现实，一定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果说今天浦东陆家嘴的面貌与他当年的规划有所不同，只是在于这里的建筑师们比先辈们更有“个性”。大家都是新科状元，都想以独特的形象傲视同侪。群雄纷争的局面没有给整个陆家嘴带来和谐统一的景观效果，反而不乏败笔。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金茂本身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88层的“新高”为亚洲不断升温的高度攀比推波助澜（马来西亚已建造更高的双塔，陆家嘴也即将建造90层的环球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建筑设计上的苦心孤诣带来了良好的效果，无论在建筑高度上还是设计质量上都使身边的小弟弟们俯首称臣，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陆家嘴的重心，结束了陆家嘴高层建筑群各自为政的纷争局面。金茂凯悦酒店近30层高的中庭又为这一世界最高的旅馆创造了极富戏剧性的室内效果，围绕中庭空间呈螺旋状排列上升的各层客房，使人联想起梵蒂冈博物馆入口大厅和莱特设计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都使用过的螺旋状上升的室内空间主题，然而这一次结合了高度创造出更加摄人心魄的视觉体验，使金茂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室内设计大奖。

当美国SOM事务所的设计师们参加金茂的设计竞赛时，首先把视野投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这里，他们发现了中国的密檐塔，并将之作为他们构思的源泉。密檐塔所具有的简洁和细腻，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金茂大厦的造型中。金茂大厦的体形分

为十三段，层层和缓地向上收缩，每段间距也不断收紧，呈现出密檐塔体形舒缓圆浑的抛物线。中国现存的古代密檐塔实例如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西安荐福寺小雁塔等造型上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金茂顶部宝石状的收缩处理也使人联想起嵩岳寺塔刹巨大的仰莲瓣组成的顶弥座及相轮、宝珠。建筑每段的叠涩层檐成为视觉上最突出的元素，塔身本身反倒隐在其后。由细密的金属杆件织成的面层罩在玻璃幕墙之外，呈现出细腻闪烁的光影效果。

作为建筑象征具体事物的事例不胜枚举：Corbusier设计的朗香教堂到底像什么，已经成为建筑历史上的著名公案，而由Dominique Perrault（曾参加陆家嘴规划国际咨询）设计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像“四本打开的书”。如果仅从造型上牵强附会，金茂也可以看作是铅笔和书（裙房顶部两片曲线使人联想起打开的书页，事实上也的确有人这么评价过）。然而，金茂以密檐塔作为原型，实质上更有其文化与心理的内涵。在中国传统的生存哲学——风水中，常把塔作为风水的要素加以考虑。在水边的山峰之上，常矗立着风水塔，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景观。曾是方案评委的美国建协92年度主席Cecil Steward教授曾透露过关于金茂方案评选的“插曲”：在参加评选的方案中，许多评委曾倾向于日本的一个全玻璃幕墙的方案，认为这种高科技的手法更能体现时代特征及中国赶超时代的气魄。最后选中SOM的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方案，反而是和几位外国评委的据理力争分不开的。当然，SOM的全金属切割的建筑模型打开后，如同佛塔中的舍利一样熠熠生辉，也打动了评委的心。今天，这一大厦真正完工后，它的玻璃表面随气候的变换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晴朗的天气里，夕阳的余辉，将塔身映射在一片耀眼的金色光芒之中，从上海市的许多区域都能看到，的确蔚为壮观。

对于历史的评价，必须和它隔开一段距离才会清晰公正。今天给金茂和整个陆家嘴下结论还为时尚过早。我至今还记得99年底登上金茂顶层的感受：对岸浦西外滩的建筑不再在体量上占据主导；浦东一岸金茂脚下就是几十年前建造的民宅，已有大半成为废墟，拆迁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剩下的一小片显得格外醒目。就在这块不久又将变成高楼大厦的土地上，这些历经了世纪沧桑的老宅们，和金茂一起迎接了新世纪的第一抹阳光。

三

2001年，“新天地”成为上海城市发展与建设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新天地”作为从上海传统的“里弄”民居而成的一个旅游、娱乐和文化休闲的好去处，吸引了众多专业人士的眼光。“新天地”已经成为外省市甚至世界各地旅游者来到上海不可不游的著名景点。

二十世纪初，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固然不乏繁华的商业街，然而若要了解真正的上海生活，却只有走入里弄空间。因为正是这些一个个用



迈步入“新天地”众多步行小广场与狭窄的巷弄，一时间真有跨越时空重回旧上海的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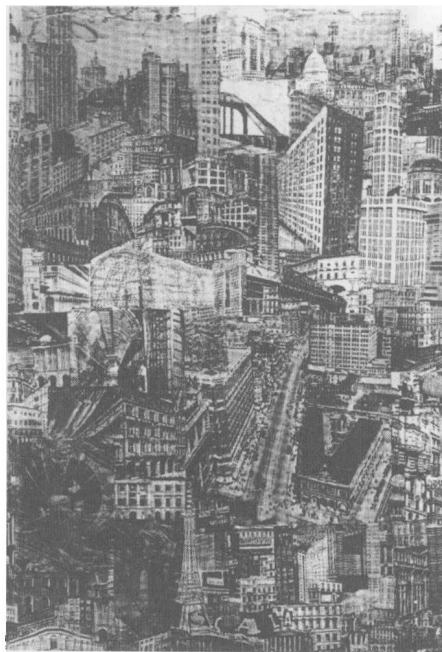
墙围起来的小聚落和其内部排列有致的住宅单元，构成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背景，形成了城市的底色。里弄生活，就是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这些最为琐碎的情景和日常的美丽，真真实实，有着烟火人气和浓浓的邻里情。石库门禁锢着上海人，也造就了一代上海人。石库门住宅既成为“里弄情结”产生的物质基础，又成为承载这份“情结”物质载体。正如丘吉尔曾说过的：“我们塑造了自己的房屋，而房屋又塑造了我们。”

历史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迅速迈入国际大都市圈的渴望相对照

的是上海历史身份的模糊：上海，似乎一直徘徊在中国城市文化的边缘。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了远东第一大都市，也成为了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百货大楼、赛马场、影剧院、电车、霓虹灯……这一切都作为一种上海代表性的现代化景观，镌刻在老上海的记忆之中。弄堂建筑作为这一时期西方房地产开发模式与江南合院的杂糅，充分反映了上海人毫不犹豫地接受西方事物的同时，又不愿完全放弃中国传统的矛盾心态。九十年代，外滩恢复成金融一条街，襄阳公园旁的东正教堂被改造成股票交易所，这一切都昭示着经济建设迅速成为上海城市生活的主旋律。上海在为自己的历史重新定位时，抛弃了以龙华、豫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身份，直指三十年代最鼎盛时期的“东方巴黎”形象作为历史怀旧与文化消费的符码，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梦幻色彩，信心十足地书写着上海的文化身份。正如新天地入口处那充满煽动力的标语所昭示的：“明天、昨天在今天相会。”

由香港瑞安地产公司投资改造的“新天地”项目，其设计组合也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阵容：包括了美国建筑师 Benjamin Wood，日建设计的新加坡公司、香港的瑞安以及上海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应当说，设计具有极高的水准。“新天地”如同一件“旧木新作”的古董家具，如何保持其古旧的风貌并使其适应全新的餐饮、娱乐等功能的空间使用要求，设计者的确煞费苦心。在保留了最具特征的“石库门”的门头之外，大部分建筑结构被重新设计，甚至层高也适当地增加以适应公共建筑的要求。所有拆下的构件被巧妙地运用在新的建筑体量中，即使大量拆下的青砖也以独特的铺砌图案构成了众多支弄的地面材料，一种旧上海里弄的风情被精心地保存下来。迈步入“新天地”众多步行小广场与狭窄的巷弄，一时间真有跨越时空重回旧上海的幻觉。然而来自广州美院的一位朋友面对闪烁的霓虹光彩，以及杯声灯影中的时尚生活，用一句“令人窒息的精致”点破了这浓浓的怀旧氛围下悄悄推行的奢华生活与小资格调，上海的石库门送走了孤灯只影的亭子间文人，迎来的是追逐国际品牌与流行时尚的国际“成功人士”。

我不禁回忆起陪同一位美国建筑师在南中国旅行的一次经历：在长途旅行中沉沉睡去的老美一觉醒来，看到窗外一望无垠的稻田中几位耕作的农夫，竟误以为是来到了新建的高尔夫球场。时空的错接同样是石库门里“琐碎细屑的日常经验”与泛滥全球的国际消费并无二致，他们共同分享了作为文化符码张悬着的一丝地方记忆。詹明信在他早期论文《大众文化中的物化与乌托邦》中，接受了鲍德里亚的观点：“消费文化与电视产生了过量的影像与符号，从而产生了一个仿真的世界。在这个仿真世界中，实在与意象之间的差异被消解，变成了极为表层的审美幻觉”，这也正是利奥塔的“地方决定论（Local determinism）”或 Kenneth Frampton 的“地域的抵抗（Regional Resistances）”试图抗争却又必须面对的无奈现实。前新加坡建协主席林少伟在其《转变的不同途径（Alternatives in transition）》一书中，以新加坡的“保护重建”唐人街计划为例，抨击了西方视野中对东方“异国情调”的保存，实质上是以一种肤浅和虚假的历史，全球化的资本以“保护当地历史文化”的幌子，重构了所谓“历史”。如果以同样视野来观察“新天地”固然是旧城改造与商业开发巨大成功的典范，因为它给紧继其后的数十幢高层住宅创造了巨大潜在价值，然而，这里建起的不是上海历史上传统居住模式的再现，而是一种旧上海历史的主题公园。这种美国化的主题公园主义（Themeparkism）肤浅和片段地模仿当地的“地方文化”，实质上通过推行国际商业品牌如硬石餐厅、星巴克咖啡、麦当劳等，引导着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购买力。正如 David Harvey 在分析巴尔的摩内港码头区的改造时所说：“内城空间成了一个炫耀性消费的空间，称颂商品而非市民价值。它成为一个‘奇观’（spectacle）地点，人在其中不是占用空间的积极参与者，而是被化约为一个被动的观者。”



通过对几座最重要的建筑的解读，尝试建立起关于一座城市拼贴意象。王方戟作。

写完了上面几段短评，回过头来才发现这种通过对几座最重要的建筑进行的解读，建立起关于一座城市拼贴意象的尝试其实十分可疑。虽然像 Paul Citroen 在 1923 年所作的题为《大都市》的著名拼贴画那样的手法的确创造了一种吸引眼球的强烈视觉冲击。而作为把握一座城市空间形象的手段，对标志性建筑的关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通过作者的取舍提供给读者的城市意象，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城市的真实，似乎颇有细究的余地。

也许城市只是物化了的心灵图景，是马可·波罗心目中那座看不见的威尼斯，而我出于建筑专业的视野，下意识地选择了主导上海城市景观的一组建筑。但愿它们所建构起来的上海意象，不会遮蔽千万寻常建筑所折射出来的生活智慧与平凡的美。

狐狸，或者刺猬的

上海呓语

■ 晓 冬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美] 李欧梵著，毛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

定价：24.00元

7月，凉夏的上海。空气中都是摩登的味道。

这么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7月的《万象》上，有《上海摩登》的作者李欧梵先生发表的日记，文中泄露了他今年5月在上海的行踪——几乎是很愉快地“失落”在上海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浸淫于包笑天主编之《小说大观》而不能自己——李欧梵先生依然不懈地搜寻着老上海的摩登细节。

还是7月，上海的一份时尚周报，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期报纸上专题追踪老上海的事迹，从邬达克、上海音乐厅到老上海时尚地图，不同的版面，加上密度之大，真的是让上海人不“摩登”也难。

当然，关于老上海的怀旧，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大批集合了老上海影像的图文书籍，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以怀念30、40年代为主题的酒吧，已经把“老上海”经营成了一种绝对的时尚现象。但是，此间大部分的书籍都还只是停留在对老上海史实的重新发现和整理上，而老上海酒吧的主题凸现也仅仅是依靠一些老式打字机、留声机、老上海月份牌的纯粹罗列，所以，这一时期的怀旧其实是很混沌的，也压根不会激起一份市民报刊对老上海种种情状的追根究底。

将对于老上海的暧昧怀旧经由理论梳理成特定含义的“摩登”，并把它直接和新都市文化联系在一起，把摩登(MODERN)从现代汉语词典上的“新奇、时

髦”，还原成由西方物质文明引起的现代性，包括甚至在无意中勾引出当代大众传媒对老上海的一味追捧，皆应归功于李欧梵先生所著的《上海摩登》一书。

在《上海摩登》中，即使是对左翼作家小说文本的解读，在李欧梵先生看来，也是充满了物质意味的。以此书的开篇为例，引用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子夜》，乡绅老太爷来到上海，面对城里的灯红酒绿，他是从触目惊心到胆战心惊，活活给吓死了。对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茅盾先生在此处着力的无疑是批判，但李欧梵先生却从茅盾笔下的意象排列嗅到了作家潜意识中备受吸引的物质新世界：汽车（三辆1930式的雪铁龙）、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枪（一支勃郎宁）、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Grafton轻绡、法兰绒套装、1930年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跳舞（狐步和探戈），“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罗曼蒂克的必诺浴、舞女和影星”。李欧梵先生敏锐地指出，它们其实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它们不仅象征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而且，持批判态度的“茅盾们”对这种进程也是既焦虑又矛盾的。物质世界的光华正如茅盾在小说中描述的霓虹灯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真正有着魅惑的景观和活泼的能量。

虽然事出无心，但正是藉由《上海摩登》，“怀旧”在今天的传媒上才不容质疑地变成了对“物质”的明确怀念和无限向往。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第一部第一章从都市空间的角度重新描绘了三十年代的上海，如果允许“误读”的话，那么这一整个章节的“重绘上海”刚好可以被一般传媒解读为一系列的时尚关键词及其名词解释：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生活……并且，如果不惮牵强附会的话，它们也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今天的流行语汇，比如：对外滩建筑的洞察其实完全可以套用在浦东陆家嘴之上。李欧梵先生对外滩的解读是这样的，“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见标志，这些摩天大楼也可被看成是对上海景观侵入最厉害的外来品，因为它们不仅俯视着老城区的常规居民（一般都二三层高），而且和中国的建筑美学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但是这外来品对普通人来说，又实在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世界，因为它隐喻着与之伴生的现代奢华生活。所以，它外来品的身份之外，还是一个梦幻世界，对一般人来说是“交织着向往和压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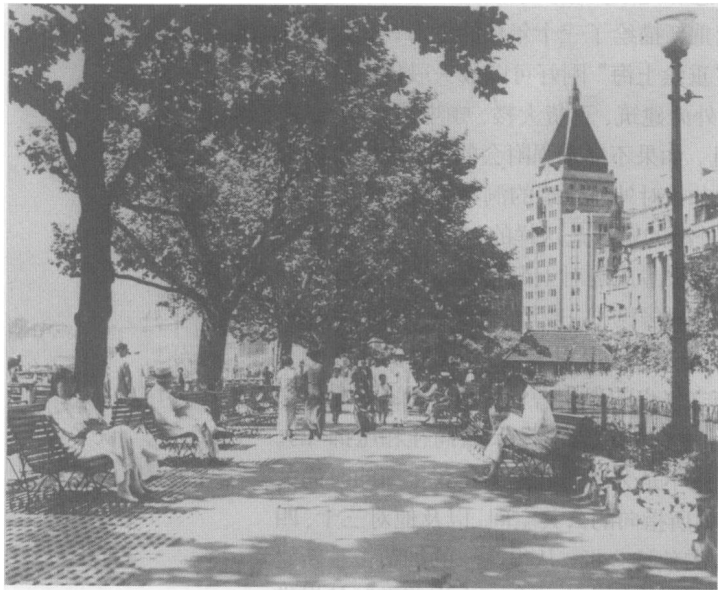
李欧梵先生撰写《上海摩登》自然不是为了罗列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尚关键词，他的功德在于通过这一系列语词所指向的公共空间，以及他对三十、四十年代一些小说文本的物质都市角度的独特分析，从很具象的细节上重新建构了当年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李欧梵先生写作《上海摩登》是提供了一个解读老上海的范式，他本人也正如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闲逛者，擎着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之理论的双刃剑，竭尽可能地在故纸堆中（史

料的和小说文本的), 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纸面都市空间, 以滑溜但是绝对多元的充满狐气的眼睛, 还原了老上海作为都市的神奇寓言。

李欧梵先生写《上海摩登》, 自称“从构思到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至少有十数年”, 其间检索资料无数, 其治学当然是极其谨严工整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李欧梵先生多年任教于海外大学, 他的《上海摩登》之研究, 有许多资料不得不从英文材料中搜寻考证, 可以想见其材料之隔膜以及检索之浩如烟海。所以, 当有专家指出在《上海摩登》中, 李欧梵先生所描述的鲁迅先生“却有习惯在著名的内山书店里屋会见他那些年轻的崇拜者, 喝茶喝咖啡”的事实有误, 谓鲁迅先生只喝茶, 但从来不喝咖啡时, 的确是有些过于苛求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替李欧梵的《狐狸洞呓语》作序时, 曾经考证了李欧梵先生何以总是自号为“狐狸洞主”, 倒是一段有意思的典故。原来, 古希腊诗歌中曾经提到“狐狸知道很多的事, 但是刺猬则知道一件事”, 而英国思想大师以赛亚·伯林却受这句残诗的启发, 将一切思想家和文学家分为两大类型——狐狸与刺猬。对此, 李欧梵先生的解释是“刺猬型的思想家只有一个大的系统, 狐狸型思想家不相信只有一个系统, 也没有系统”。他偏爱狐狸的多元的视角, 所以才以“狐狸洞主”自况。其实, 拿这个典故来比拟李欧梵先生的学术创造, 倒是十分恰当的。因为, 《上海摩登》的价值, 正在于其经过了对都市的全方位的洞察之后, 所搭建的多元的文化空间。这个“狐狸”型的范式, 因其涵盖得宽泛, 所以再度重绘上海时很难再超越。也正

因此, 与其苛责美玉之瑕, 不如从“狐狸”的多面的框架之中, 寻找比较契合的一面, 以“刺猬”的精神, 再纵深地构建新的范式, 以此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上海/现代都市的各种各样的可能解读。

阅读《上海摩登》, 发现其中还是研究小说文本的篇幅占了大半, 这意味着, 在李欧梵先生所描述的系列“时尚关键词”中, 尚有许多可以展开之处。比如, 论及上海的咖啡馆, 李欧梵先生认为“咖啡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被证明为同样的流行。像电影院一样, 它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当然, 它是西式的, 一个男男女女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外滩

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 特别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对于爱泡咖啡馆的诸多作家, 李欧梵先生自是格外留意, 他研究了好几个相当合适的案例,

并引申了他们对咖啡馆的表述。其中，亲法分子、咖啡爱好者张若谷的话更是一再地被引用：“坐咖啡馆里的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一壁慢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淳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壁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着的甜蜜，彼此交换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红灯绿酒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诉伊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在这里，张若谷极力推崇的是咖啡馆的氛围和情调，流连于这个场景的作家们，如同张若谷的亲法身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级，他们认同咖啡馆是等同于他们认同西方文化的。而他们眼中、笔下所及的咖啡馆也是有闲有钱阶层才消费得起——事实上，作家们并不富裕，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比较便宜的下午时段来圆满他们的咖啡梦。然而，按照德国思想家卡尔·曼海姆的理论，咖啡馆这个西方“局部民主化的社会第一个意见中心”，其成员是“推翻了身份和家庭的联系”的。咖啡馆在西方，约等于大众的中国式茶馆，它并不是一个优越的、高不可攀的所在。相反，它是普通的民众凭借“共同的意见”就可以聚合在一起的。所以，在欧洲，咖啡馆是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关键的一环，是报纸产生之前民众发出政治议论的场所。但是在李欧梵先生所描述的《上海摩登》时代的咖啡馆却不尽然如此，在当时的上海，与其说咖啡馆是民众的生活习惯，不如说，它是西方高度文明的象征，它是伴随当年的殖民者一齐而来的那些令国人“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羨，后继则效”的西方物质文明之一。所以，在上海现代化过程中诞生的咖啡馆文化，相比较于西方民主过程中的咖啡馆，是产生了一定的异化的。这情形，其实在今天也有类比。著名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美国本土不过是一家快“饮”店，但在中国，它却变成了占据大都市黄金地段的、白领人士亦引以为时尚的优雅咖啡馆，成为新的都市摩登景观之一。

对于狐狸洞主李欧梵先生所界定的“上海摩登”时代，势必还会有其他多种多样的“刺猬”型解读。比如，从建筑与历史的角度，考证上海诸多的洋楼以及洋楼主人的传奇故事，一定也能够从中剥离当年的都市众生相，而不至于仅仅在今天徒然面对洋楼的遗迹，一味沉浸于对过去的感伤的凭吊。因为，毕竟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里，示范了一种方法，凭借这方法，我们正可以研究如何从物质的公共空间，来钻入都市现代化的核心。而且，并不夸张地说，由《上海摩登》所搅起的种种物质细节，不仅牵扯着过去，更关涉着我们都市生活的现在和未来，这也需要诸多的“刺猬”型学者更深入地研究。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李欧梵先生始终声明他热爱“狐狸”型的思维，可的确有理由相信，他在上海图书馆所做的功课，正是一个“刺猬”型学者也会去做的。这么看来，总觉得不久又会看到一只游手好闲的“狐狸”——或者，一只勤奋刻苦的“刺猬”——发表的关于上海的呓语了。



萨金特 笔下的 老上海故事

■ 谈瀛洲

最近买到了一本图册：《上海：1843—1949，照片中的百年变化》(Shanghai: A Century of Change in Photographs, 1843—1949. By Lynn Pan. Hong Kong: Hai Feng, 1999)。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职业白俄舞女的照片：她已经不再年轻，脸上透出疲惫与憔悴，眉间显出皱纹与对未来的焦虑。她涂得腥红的嘴唇贪婪地吸吮着一枝已燃去大半的香烟，似乎这才是惟一能给她支撑的东西。她的头发蓬蓬乱乱，也许她已过了那“五陵年少争缠头”的花样年华，已沦落到一家乌烟瘴气的三流舞厅，故已无心梳妆？还是她已经过了一夜的狂欢，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她在舞厅已坐至深夜，可年已老大，顾客寥寥，因此显得心灰意冷，百无聊赖？摄影师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极好的照片，却没有记录下它背后的故事。

近几年来，国内似乎产生了一股关于“旧上海”的怀旧热潮。各种关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1949年，但主要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风貌、享乐生活甚至花街柳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读者只要到书店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在这里不必多举例子。

但实际上，国外近年来也涌起了一股研究旧上海、甚至写作以旧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的热潮。后者有克里斯托弗·纽所著的长篇小说《上海》，此书曾高踞《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前者则有已经翻译出版的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但其实国外这一类的书还有很多。我手头的一册英国女作家哈丽德·萨金特所著的《上海》(Shanghai. By Harriet Sergeant. London: John Murray, 1991)，就是其中较优秀的一本。它给我们记录下了一些绝好的关于旧上海，也有关于生活在旧上海的白俄的故事。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上海历史的简述，第二章写的就是上海的白俄——也许在萨金特看来，白俄就是当时旧上海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